

李正武书孙竹篱诗书画论壹百首



孙竹篱诗
先生诗
李正武书
于成都



紀念孫竹篱先生誕辰一百年

李正武書孫竹篱詩書畫論壹百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正武书孙竹篱诗书画论壹百首/李正武著. —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621-3496-0

I. 李… III. 李… II. ①汉字 — 书法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②中国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J22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47425

顾问: 向代财、扬哲喜

王敏、李正

责任编辑: 刘洋

整体设计: 张燕

李正武书孙竹篱诗书画论壹百首 李正武 著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庆北碚区天生桥一号 邮编: 400715)

经销: 新华书店 四川省摄影家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承制
四川金彩印务有限公司

889mm × 1190mm 大 16开 7印张 224千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2000册

ISBN 7-5621-3496-0/J · 338

定价: 52.00元

Http://www.xscbs.com.cn

E-mail: xscbs@swnu.edu.cn

电话: (023) 66860895

传真: (023) 68208984

慎重声明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未经作者本人同意不
得任意转载刊用, 如发现将负法律责任。

纪念孙少微先生诞辰一百 (1906~2006)



解放军画报社 胡宝玉 / 摄(1984)

融诗书画于一体 求真善美于一生

——写在诗书画大师孙竹篱百年诞辰之际

李正武

今年是农历乙酉年，又称鸡年。一说到鸡，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吟起“栖迟篱下稻香村，日逐螭蛾夜司晨。谁道此身全五德，却怜孤鹤独超群”的诗句。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只红冠如盘，浑身红亮，黑尾似剑，腿粗爪壮，健步环视的《雄鸡图》和它的作者——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诗书画院副院长、诗书画大师孙竹篱。明年是孙竹篱老师的百年华诞，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使我不由得提起这支笔深切地回忆起他生前的音容笑貌和“挥洒墨千张”的豪迈气概。

孙竹篱大师是我的恩师，是我步入诗书画艺术殿堂的引路人。我在诗书画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都饱含着孙老的心血，他是我艺术生命的雨露阳光。我现在能有如此成就，是他为我打开了艺术天窗，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孙老的深深怀念和崇高敬意。

在1906年8月25日这个平凡的日子里，孙竹篱出生于河北省滦县（今唐山）一户贫民家庭。父亲是满清末科秀才，兄弟三人，他系老二，取名孙守仁。由于自幼好学喜画，略知文墨的父亲将生于清贫自守竹篱茅舍间的他另取别号“竹篱”。他不负父望，勤学苦练，博采众长，数十年如一日，无论人生际遇如何，环境怎样变化，他都从未间断地耕耘在诗书画的艺术园地，创作了不少传世之作，成就不凡。孙老十七岁时专画山水人物及花鸟，作品粗具“三任”笔法和“四王”遗



青年时期的孙竹篱（孙丽君供稿）

风。由于家境贫寒，三十岁时为谋生来到江苏无锡。江南的湖光山色深深吸引住他，但由于战乱，只好辗转至西安东北大学当一名缮写。在西安得有机会到碑林学习，使他大开眼界，一有空就到碑林观察揣摩，几年功夫使其书法大有长进。“七七”事变后，孙老随校迁往四川三台，一住就是八年。这期间他博览群



孙竹篱先生1986年9月，在成都作画

书，广交学者，深琢浅悟，始知画中意境得于诗书，于是痛舍山水人物而专攻墨荷。为此到荷塘长期观察写生，观其形，察其变，析其理，通过联想和想象喻其意，由表及里，以物喻人，方有“意在笔先”之得。这实为写意画之真谛。这时他已体会到写意画的“写”即是书法，“意”是诗意，“画”是造型。“诗书画”就是用书法的笔墨来表现绘画造型，表达出诗的意境。这样的写意画才真正具有“诗书画”的“三味”特色。“十年看藕叶，八载忆潇湘”，临塘写生，叶近千张，花过百朵，风晴雨露，盛夏清秋，难尽其状。至于画荷，形得于神，神得于意，意得于感，感之幽深，纵笔挥毫，斯得形神兼备之妙。这是孙老创作的亲身感受和经验之谈。真是十年磨一剑，不负痴与专。

与孙竹篱先生相识到后来成为相知，是我一生的缘份。以前我一直是画西画，主要是表现、歌颂英雄和正面人物，如画领袖像，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军人形象。当然，在那个反“封资修”的年代，水墨画早已被打入冷宫，被批判，被封存，被销毁。传统的中国艺术受到无情的摧残。粉碎“四人帮”后，文学艺术重新恢复了它的生命。1982年3月7日我在友人家第一次见到了孙老。推开门，我见一个精瘦老先生正在作画，此时我仔细观看他的一举一动，他满头直立的短发下是密布着一道道深深皱纹的前额，细黑的眉毛下是一双不大的集中着活力、智慧和机警的深陷的明亮眼睛，



孙竹篱先生1982年12月，在李正武家作画



孙竹篱先生1983年3月，在射洪家中作画

鼻梁直挺，鼻翼微鼓，嘴的四周围满了钢刷一样的花白胡子，棱角分明的嘴角挂着一丝笑意，精悍稍瘦略黄的面容给人饱经风霜而又和善安详的感觉。布衣、布裤、布鞋，左手一杆叶烟，右手一支长锋羊毫挥洒自如，三两分钟一幅亭亭玉立之荷花跃然纸上，落笔见其诗一首：“清水出芙蓉，娇娇带意浓。有如越溪女，尚未出吴宫。”从那天起，我的命运直接牵连了竹篱老人，记得当时他问了我的工作学习生活情况后，开始了他的漫谈，但他谈的内容大多是哲学、美学、音乐、诗词歌赋之类，谈了半天，我都摸不到头脑。试想，画家不谈画，讲的内容与画不沾边，出于礼貌，我只好连连点头。其实他早看出我似懂非懂的样子，只是不说。尔后又抽上一支叶烟，我将火点燃，他吸了两口，又上画案，为我画了一幅单条荷鸭和一幅单条葫芦作纪念。从那天起，我每天都去他那看他作画，摆谈，并开始了我们亦师亦友的交往。

“秦砖汉瓦几劫灰，此瓶何以未曾摧，珍奇自有鬼神护，留得人间抽古梅。”这是竹篱先生的一幅题画诗，画中用简练的大写意笔法构出一古瓶，用篆草笔法随意写出瓶中苍古厚重的梅枝，呼之欲出灿烂夺目的三两朵红梅跃然纸上。此幅画，简洁、明快、大胆地展示了梅花的高洁、不畏强暴之精神，加上这首诗，活脱脱地说明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所经历的艰苦岁月，这也正体现了竹篱老人不幸的人生遭遇与坎坷。随着改革的春风，时满七十三岁的孙竹篱先生终于迎来了幸福的春天。1980年7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在成都金牛宾馆亲切接见竹篱先生。他边看画边握着竹篱先生的手说：“现在老一辈的艺术家不多了，青黄不接，你要多

培养接班人啊！”此时小平看到一幅猫头鹰画（此幅佳作现藏于邓小平家中）中的题诗：“竖耳猫头鹰，栖林松月明，田翁无夜虑，野鼠梦频惊。”其中之意正合“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尔后，邓小平嘱托身旁的女儿邓琳，好好向老先生拜师学画，尤其是诗文。

几天后邓琳女士再一次专访孙竹篱先生，两人因胸襟、学识、见地皆相投好，于中国画不谋而合，在亲切交谈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邓琳认为孙老的创作气势奔放，元气淋漓，哪怕是寥寥几笔，亦意韵深透，充满诗意，耐人寻味。赞叹孙老诗文



孙竹篱先生1984年10月，在成都青羊宫作画

考究，画风宁静、淡泊、含而不露。孙老也坦诚地对邓琳的画风作了评述：看得出你的画是下过大功夫的，我虽然看得还不多，但透过笔墨可知你在努力追求自己的创作个性，并有很大成绩，你是很有希望的。

谈兴浓郁之际，孙老习惯地按上一只叶烟，邓琳主动为老人划燃了火柴。此刻孙老兴之所致，立身放下烟杆，步于案前，铺开宣纸，作了两幅猫头鹰及二幅竹画相赠。邓琳女士也非常高兴，当即画了一幅梅兰图回赠孙老。邓琳铺开一张三尺纸，手握大号斗笔，饱蘸浓墨，大笔一挥，一枝老杆顷刻显现。接着随意圈白，任情点擢，一幅墨梅活脱脱地跃然纸上，只看得孙老拍手称妙，并提笔在枝头左右上方补上两只小鸟，仿佛两人此时此境的真实写照，并赋诗一首：“小院霜清一老梅，花开应对友人杯，枝头好鸟啼不住，许是白衣送酒来。”以示合作。

1982年3月12日，孙竹篱先生中国画展在成都四川美术馆隆重开幕了，100幅水墨淋漓的大作吸引了上千的参观者，青藤、八大、吴昌硕、齐白石倡导的文人画风在竹篱老人笔下尽情挥洒。无论是紫藤、梅花、荷鸭、南瓜、小鸟都匠心独运，妙趣横生，尤其是他画的鹰，挺立山头，出击之前的姿态数笔而就，诗曰：“拔海三千尺，松风响怒涛。凌云天际外，万里见秋毫。”一时间，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各地画家均云集此地欣赏那些造型新奇、瑰丽，意趣高雅、姿态各异的作品。每天众多的参观者涌向展览厅，更有甚者，干脆将纸笔墨带到展厅，卧地临摹。评画、交谈、赞美之声不绝于耳。我几乎每天陪老人去展厅，看他认真地与画友们交谈，唱诗咏



孙竹篱先生与李正武讲解书画的构成

赋。有时他看临画者卧地习画，他也参与其间，并帮学画者题字题诗，他的真诚、豁达、感人的气质，使在场的人终身难忘。孙老的作品多以田园风光为题，题诗也明白易懂，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亭亭玉立的荷花，铁杆横斜的梅，挺拔节显的竹，黄澄澄的葫芦，嬉水追逐的鸭，横脉细条大如门板的芭蕉叶，展翅拼击的好斗公鸡，搏击长空的雄鹰，慈眉善目的观音，怒目醉酒的钟馗，古香古色的诗意画都造型奇特，意趣高雅，格调高尚，多姿多彩充满灵气，这些作品使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真是“诗书绘画出百家，珠玑字字领丹霞。二十年前人去矣，才气神韵留中华”。用当时参观者的话说孙竹篱先生是“诗好，画好，字也写得好，不嫌多，只嫌少，当今世上也少找”。

展览结束后，应中国美协蔡若虹副主席邀请，赴北京中国画研究院作画。在藻鉴堂数月，孙老创作了上百幅作品，其间与李可染、刘海粟、李苦禅、何海霞等人时时切磋、研究技艺并合作大幅作品数件。北京画院邀请作画期间，崔子范先生与孙竹篱老人互赠佳作被传为佳话。



1985年8月，孙竹篱先生回到阔别50年的漆县老家旧地重游
(孙丽君供稿)



1985年8月，孙竹篱先生与弟弟及侄女们亲切合影
(孙丽君供稿)



1984年夏，孙爷爷为李沧海画布袋和尚

在北京期间他的得意佳作被中国画研究院、中国美协、北京画院等机构收藏。同年九月，秋高气爽，孙老返回成都，第一次住进了我家里仁巷九号。记得他一进我家院落，举目张望（因我家处市中心，除主要街道外，全是院巷小街）四处都是小青瓦四合院，他说这是典型的城市小院，好在闹中取静，大可研究绘画。落坐不到十分钟，由于孙老兴致极高，欣然为我一气作了六幅四尺作品，能被称为精品的（逸品）应有《雄鹰图》和《秋荷》，并题“老叶横秋，风棱气爽，秋花冒水，映日清新，况乃青黄交错，红紫相映，卷舒多状，正尔秋荷之丽也。人谓残荷，余谓秋老成熟，故喜画之。”就这样老人每年都到我家小住数月，我与孙老白天共同欣赏分析作品，探讨构思画法，并反复练习，晚上抵足而眠，无话不谈。通过几年的交往学习，使我懂得了什么是诗书画，诗、书在画中的地位。他说：“画是造型，书是精骨，诗是灵魂。”至今挂于我墙上，一幅书法将告诫来人：“未先画画先画竹，未先画竹先书书，未先书书先读书。”他告诉了我一个道理，一个画家如果成天埋头画画，虽然画得烂熟，终为匠人。若不读书，品位肯定不高，画出的作品，一定俗不可耐。作画，首先是做人，人品高，画品必高，这就是人们常讲的品德。

1985年是孙老非同寻常的一年。这年在邓小平、张爱萍等中央领导的关怀下，四川省诗书画院成立了，由杨超任院长，孙竹篱任副院长，两人共同将四川诗书画的前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同年中国美术家协会接收孙竹篱先生为会员。孙老出席了深圳、广州、福州、上海、北京、西安、南京等地多届画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香港文汇报相继报导了孙老的人品与艺品。国家美术馆、四川博物馆、川大博物馆等均收藏其作品并邀请作画，当年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孙竹篱中国画选》。同年河北唐山老家传来了音讯，他失散五十年的三弟、侄儿、侄女找到了。八月应唐山市市政府、市委宣传部的邀请，回故乡举办画展。在展出开幕式上，孙老画了一幅枇杷图，赋诗“一别滦河水，蜀中五十年，几经梅树发，独斟腊灯残。云鹊苍松劲，弟兄鬓发斑，今朝归故里，白首见燕山。五月枇杷熟，折此慰亲欢，如尝芬芳味，留子种家园”。

竹篱老人留恋燕山滦水，更爱锦江蓉城。记得八四年成都市将银杏树作为市树，芙蓉花定为市花时，他动了很多脑子，写了一幅对联：“云连银杏无边树，日绕芙蓉不尽花。”并参观二十四届成都菊花展，他受邀题诗一首“锦城车马何纷纷，菊展幽香处处闻。惹得游人寻酒醉，炉头忙煞卓文君。”

由于我被孙老的人品与艺品所打动，82年我为老人画过一幅水墨肖像，他看后笑着说很“酸”，也就是说很有傲气。他向我索要了一张画作纪念。1985年我又为老



孙竹篱先生1982年，在四川省美术馆举办个展时席地为摹习者题字

人用单条画了一张焦墨肖像，他看后沉思良久，并用毛笔在我画上题道：“正武弟与余相交仅于年多之间，因常观余作画题款，无论是画荷、画梅、画菊、画鹰、画田园瓜豆等之际，所表达的感情，始捉摸到素来性格。且又在吃茶、吃烟、吃酒及畅谈诗书画一些问题之时的那种神情，或谈及七十年来绘画创作之艰辛，受过风尘坎坷，人生易老之悲叹。而由风华正



1985年11月，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孙竹篱画选》，为李正武题字



孙竹篱先生正在作画



孙竹篱先生1986年9月，在成都为刘惠英画册页（中为孙晓清右为李正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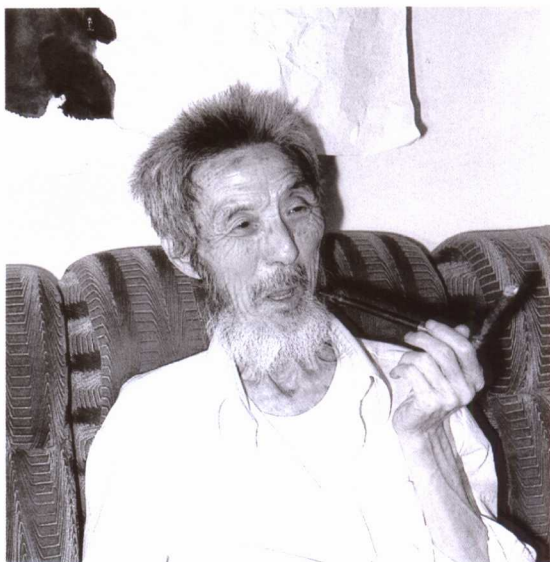
盛转而喜好老庄之学，一生变化，又更深刻地了解表里形神交错关系。因此在吾弟兴来一气呵成，写出此像以示余。从图上造型来看，似乎像一位潇洒奔放，还带有仙气云烟之味的老头儿，但也都含有坎坷风尘之遗迹。老宿衰容之痕。此幅写真，实得形神表里融为一体之佳作，亦古之写真，均得此三昧也。”这是孙老对我的鼓励，更使我感动的是孙老是我的老师，我的前辈，大我41岁却对我以“吾弟”相称，这说明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依的忘年情谊。

孙老一生简朴，从来以布衣粗食为伍，加上历史原因，平时看到他就像一个退休老人，他若不作画，平时身中必有两样东西，右手拿一叶烟杆，左手必拿书籍或诗稿，一杯清茶可伴他近16个小时，不断地在上面写写画画，或修改诗句。竹篱老人一生作画计五千余张，诗文千余首，尤其诗中多处写有酒，大有无酒不成诗，或诗中必有酒之味。其实老人喝酒从不超过一杯半（大概八钱），他在他家中一般喝的都是散装酒，在我家中时由夫人惠英买回的也不过瓶装成都大曲，一元五角一瓶，就这样他都还说买贵了。除了节日或画了一张好作品高兴时，才叫惠英拿老窖或五粮液喝。他常说酒这个朋友可助兴，不可多喝。李白的诗兴大多来源于酒兴。如果酒到好处（恰到好处）他会提升你的情绪，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灵感。如果你没有很深的功力，没有很高的激情，诗罢、书罢、画罢都达不到最高境界。反之，李白如喝得一塌糊涂哪来的诗境，王羲之若醉倒在地哪能写出这么优美的兰亭序。这就是说一切都要有个度。要把握好这个度，需要有克制力。

1986年1月下旬，忽然得知竹篱老人由射洪县中医院转到成都四川医学院住院部的消息，我随即携同夫人赶到该院一楼重症病房。看着床上躺着的竹篱老人满头白发，近尺长的胡子，消瘦的面孔，此时我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我紧紧地握住老人的双手，轻轻地呼唤他的名字。孙老应了一声，说：“老李（他一直这样称呼我），没有啥，只是有点不舒服，医生说是个小手术，问题不大。80年都挺过来了，还怕这个小病。”其实我早已看了医疗报告，老人是癌症晚期。听他这么一说，心中的痛犹如排山倒海般无以言状。从那天起我同家人开始了每天24小时的日夜陪护。床前床后，端水喂药，衣不解带地守候在老人身边，为了不让老人知道真相，使他精神上不致受到打击，我们强压住心头的巨

痛，总是笑脸相迎。

很快新年到了，大年三十家家团年，因老人一直腹泻无法出院，为使老人不挂牵家人，我内弟朝康用三轮车将孙老夫人魏群芳接到我家过年。正月初四晚该我值班，但我亲妹弟何怀明坚持要代我护理。由于平时怀明常来我家，也深知我与孙老情谊，在我耳闻目睹下，他也非常敬重孙老，孙老也曾作画相赠，因此有时我实在抽不出身，就由何怀明去照护他。结果那天特别寒冷，加上怀明身体有病，第二天正月初五回到家便倒地，送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未果，于正月初五晨6时去世，享年40岁。人生就是这样残酷，我强压悲痛，夜晚去为怀明守灵，白天依然陪护孙老。那一段日子孙老曾多次问怀明怎么没来，我都只有骗他说怀明工作忙。直到1986年9月下旬，老人再次问起怀明为何没来，在他一再追问下，我才不得已将怀明已过世的消息告诉他。当老人听



1986年9月，重病在身的孙竹篱先生，依然谈笑风生



1986年8月，重病在身的孙竹篱先生逝世之前以顽强的毅力再次在射洪举办个展



孙竹篱先生1985年11月，为李正武画孙竹篱像题长跋



孙竹篱先生1983年初春，在李正武家作画时与其子李沧海合影并将照片背面题“老少画迷”

到这个消息时，我在他眼中看到了震惊转而哀伤最后决绝的神情，最后他用略带嘶哑的声音仰头干吼了几声，这声音不是震耳欲聋，却是痛彻心肺，它代表了对逝者的追忆，更代表了对人生短暂的嗟叹。随即他挣扎着起身忙叫我铺纸，要为怀明作一幅画。当我刚将纸一展，只见孙老手提抓笔，三五下大挥泼墨，接着又用一支大号笔在胭脂色上一蘸，手在空中一抖，满纸花瓣飞落，这是我一生中真正感受到的情真意切的大写意啊！完毕，他用长锋羊毫提了“正值新年初五日，霜天无碍此花容，如何一夜惊风雨，一树红梅尽落空。丙寅竹篱悼念正武弟亲姊妹逝世伤感而画于锦城”。放笔后老人又喊几声怀明，怀明啊！再次起身提笔在旁写下：“如怀明有灵当如何痛哭于九泉也。”我同孙老并同这幅特殊的画作一并泪落，想必怀明弟如显灵看此情此景，定将含笑九泉矣。这个真实的故事已过去20年了，当我每每回忆起这段令人心酸的往事时，心中不时仍隐隐作痛。

孙竹篱老人经数月的治疗，病情不见好转，老人知道这病的利害，但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任何人的眼中，他还是那样的乐观、坦然，依旧谈笑风生，其实正是体现他面对难以抗拒的事实的一种态度。他一天天的消瘦，脸色更觉衰老。但他在生命最后的历程里，却表现出何等的情操与毅力，在病魔与死神中较量，用难以想象的毅力完成了他第二届画展80余幅。记得1986年6月中旬画展开幕当日，为迎接成都、绵阳、广元、江油、三台、遂宁、南充等地的500多位客人，他早早起身，换了件中山装，依旧布裤布鞋，左手拿着不离手的叶烟杆，右手拿了把蒲扇，笑呵呵地与大家拍照合影，并亲临展厅，对每一幅画作进行讲解，他的讲解一次次被鲜花、掌声、喝彩声打断，此时的孙老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境界。6月下旬，孙老忽然决定由女儿陪同到成都一友人处，并安排我同兆森协助他抢救整理他70余年绘画心得体会，尤其整理千余首的诗、词、歌、赋、文。我们将画废了的纸边角撕了下来，放在床旁、椅子上、茶几上、画案上，让他回忆，时而我们对他提醒、引导，就这样他一面整理一面书写，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总算抢救出诗稿、画论1000多首。

这期间他还同我合作了60多幅画作，为我的画室题写了“萃芦画室”，并为前来看望他的老友北京解放军画报社的军职摄影高级记者胡宝玉画了一本册页。为兆森画了一本，由于一直以来得到了我夫人刘惠英的照顾，又特意为其画了一本册页，他非常认真，在每一幅画题款都写下给惠英姊妹留存的字句。这每一幅作品都渗透他的留念与回报之情。

“时间不多了，不够用。病不饶人，岁数不饶人！”那几天成了他口中常冒的细语。一天下午他忽然叫我带本册页来，要为我作画，我看他越来越虚弱，气色更不好，不忍心让他再为我作画，装着没听见。第二天他一见到我就问为什么没带来，最后，我只好带来一本册页，先生高兴地笑了：“我要为正武（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直称我的名字）留一本画册”。孙老一生有几样东西不画，美人正面不画，他说怎么美都不含蓄。他常说怒画梅、喜画兰，自己一生够苦了，所以从不画兰。颜色上有几个色彩他不用，白粉、曙红、大红、一绿、二绿、三绿，他说这几个色彩在画面出现很俗、很浮、很漂、不庄重、不厚、不老成。除了他自身喜爱有关外，更多的是与他人身经历相关。然而画我这本册页，奇迹出现了，他在册页上不仅画了白牡丹、白荷花等，而且违背他80年来不画的兰草，几笔苍劲老辣飞动的草，加上鲜嫩出芽的花朵十分耀眼夺目。就这样一气呵成画了18页，由于生命告诉他可以停下来了，该18幅画竟未题诗落款，这是大师孙竹篱先生一生绘画的绝唱。

1986年10月17日，这位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诗书画研究的艺术大师，停止了一颗跳动的心，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为人师表、执著追求艺术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他弥留之际，还以乐观的精神写出“去岁突遭病，经时日月长，身危思少壮，意气颇轻狂，笑傲临风竹，悲歌纵酒肠。人生有祸福，何必问穹苍，今即就名医，定当复健康，依然似往日，挥洒墨千张”的诗句。

孙老虽然离开我们快20年了，我的心里随时都想念着他，今天我在诗书画艺术上小有成就全得益于孙老的培养和指教，他深厚的功底来自于博大精神的中国文化，他对诗书画有独特的造诣，对文人画有精妙的见解。对于诗书画的心得，他曾



1983年3月，李正武、吕汝强以及甘茂益前往射洪县孙竹篱先生家拜望



1983年3月，李正武、吕汝强以及甘茂益前往射洪县孙竹篱先生老家五尺花园地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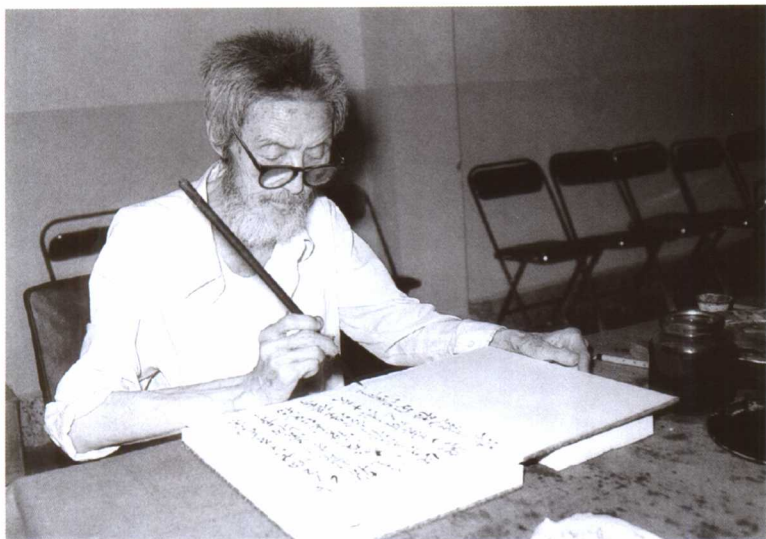


1985年秋，孙竹篱先生与李正武参加成都市二十四届菊展于人民公园，陶渊明塑像前合影。

说：画重神韵、意境、诗情画意，更重布局。先生每每作画，时而狂风暴雨以泻激情，时而寥寥数笔达其意。他说大画重气势，犹如一场大型音乐会，什么地方是钢琴，什么地方是大鼓，什么地方是小号、黑管，位置的摆放非常重要，即协调又统一。想象一幅大画上，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那不乱套了吗？再如军事战略，指挥员的指挥是否得当对战役能否取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绘画也是如此。小画注重雅趣，既然画面小，则应以典雅、精到、以少取胜，趣乃儿童之味，取乐之意矣。

在注重布局的同时，更应注重风格，什么是风格？顽固即风格。顽固即执著、坚信，不是墙上芦苇，顽固就是看准了一个方向。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既然看准了一个方向，将一往无前地走下去，有人说这里没有路，而路就在你脚下。风格是艺术家数十年的不断探索，自然而然形成的，摹仿不是风格，这是别人的，只有自己去吃苦，去下功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自己对生活的切身感受、感悟，你才有风格。风格的形成是你几十年的经历、遭遇、坎坷产生的性格，气质由性格来决定你是画大写意还是小写意，不可强求，强求也得不来。有的画家不读书，不看报，不到大自然中去感悟生活，去汲取灵气，耍小聪明，一味摹仿某家之作，沾沾自喜，还号称什么竹王、牡丹王……还有甚者一生就反复当画工，把自己变为复印机，一生重复几件作品，还自称为什么画派，可笑、可悲、可怜。竹篱先生以独特的艺术追求去发现自己在艺术中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是一种人类共有的美学观念，一幅没有自我的绘画作品，必然是一幅呆板而毫无生气的拙作。这种“自我”就是一种新的创造，艺术上只有不断地否定不断地攀登，才有其自然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自我存在，而一种非实在的形象表现，就是画家给出的艺术的存在，这是艺术上的大美。竹篱先生太看重自我的存在，因为自我不存在，艺术也就不存在了，他将这种自我总结在自己的画论里。他说“绘画是借物抒情，画外有意，诗乃深化画之神韵。以虚代实，以字达意矣。”他笔下的鹰、笔下的梅、笔下的荷、笔下的一花一草，都是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而给观者以闲逸的恬静美，浑厚质朴的美，有潇洒的现代美，有音乐般的节奏美，还有生机勃勃催人奋进的内在美，以及让人回味无穷给人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美。

至于孙老对艺术的精妙论段在我记忆中当属评价钟馗和济公。他说钟馗最美，济公最美，美不美看心灵，不应以面相取人，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有一幅四尺的钟馗画像，并题有：“鬼怕钟馗醉，我醉画钟馗。”当时并叫我画一幅，我在他激情鼓舞下画了一幅济公图，他高兴得连连叫绝，并在我画上题跋：看他又脏又臭，且带酒肉气、狗肉气，令人掩鼻，但观其眼神，睥睨乾坤，



孙竹篱先生1986年9月，在成都作画并为胡宝玉作册页留念



孙竹篱先生逝世后骨灰埋葬在著名的射洪金华山陈子昂读书台，此为竹篱亭

一览宇宙，其漫如此！僧曾戏秦桧之子秦丞相如弄小儿。又由他脏臭，曾以污泥卷脚丫瓣泥以治病人，患病者一吃马上就好，身体更强于往昔，此真乃灵丹妙药也。其实僧乃大雷音寺降龙罗汉转下尘凡，以救南宋之腐败景象，后闻八魔魔火烧身，炼出丈六金身皈依西天。唉！魔火实乃人间七情六欲之火，此心火烧身，又谁能逃此劫难呢？”这一段文字不正体现出孙老正直刚强的品行吗？

在孙竹篱老人离开我们20年后的今天，对他的深深怀念用任何的语言表达都是苍白的，值此孙竹篱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为了纪念这位老人，我以我书法的形式书写老人100首诗画论文以饗读者。在此感谢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柯腾芳、许锡辉会长，刘安才、刘祺祥，马来西亚水墨画家协会钟正川、陈龙秋、叶又丹。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张应文参赞，深切地感谢向代财、杨哲喜、李正先生全力支持。同时感谢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此书的出版发行付出的辛勤工作。谢谢！



1982年3月，李正武拜识孙竹篱先生



李正武与向代财在吉隆坡中国大使馆合影



西藏军区司令员董贵山将军在拉萨与李正武亲切合影（2005.7.28）



李正武与公安局长杨哲喜亲切合影



李正武、李正与杨国钦副司令员、鹄阳和大校在西藏军区合影



2004年5月19日，李正武及夫人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王春贵大使、张应文参赞及两位夫人亲切合影



【画是造形 书是精骨 诗是灵魂】

易学五经中是
转有竹是魂魄

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作左传
史公作史记班固作汉书
范曄作唐书王禹偁作宋书
元好问作金史明史作明史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